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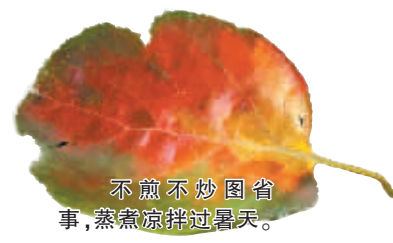
不知谁发现了小区有这么一个好去处，一帮人从此在28幢扎下了根。

王 梁

在儿子的精神世界里，28幢一定是抹不去的记忆。

28幢位于我所居住小区的中庭位置，东首一单元的一楼与架空层留空出了一方公共活动区域，有两百多米见方，近5米挑高，疏疏朗朗地支撑着几根结实粗壮的承重柱，地面铺上了软质地垫，沿地基砌了一长溜沾有光滑大理石砖的矮墙墩可供坐下休息，东端伸出一截甬道连着一座亭子，亭下临着一湾浅浅的鹅卵石铺底的人工小溪，再往东北方向上溯，便是蓝底碧水的露天游泳池。可以说，这一带是整个小区景观绿化的点睛之笔，垂柳、棕榈、芭蕉、银杏、桂花以及各种叫不上名的花草树木郁郁葱葱，错落有致，其间还布置了假山、盆景、鱼形小喷泉以及一株用钢筋水泥扎就的巨型树干，盘根错节，与那些自然生长的枝叶融为一体，栩栩如生，颇具童话色彩。

某一年夏天，儿子当时还不会走路说话，在屋子里呆着局促



不煎不炒图省事，蒸煮凉拌过夏天。

蒸煮凉拌过夏天

仇赤斌

炎炎夏日，下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倘若下馆子，贵不说，寻车位、找位子也是麻烦，只能偶尔为之，吃来吃去还是自己做的家常菜可口。于是改变烹饪的方法，少煎炒、多蒸煮，经常来个凉拌菜，也是个变通之法。

如果买的有海鲜，虾蟹或是鱼，在电饭锅里和米饭一起蒸，虾蟹蘸酱油即可，新鲜的鱼只要放几片生姜、倒点黄酒、撒点盐就够了，吃的是原味。女儿喜欢蛋汤，有时是清炖，有时和水蛤一起蒸，蒸蛋羹要掌握火候，老了就不好吃了。蔬菜中长茄子和小土豆也适合蒸，蒸熟后，茄子撕成几片，加盐、香油、味极鲜酱油，喜欢吃辣的还可以加蒜泥。熟土豆掰开，和春天里晾干的笋脯咸齏一起冲汤，味道不错。

刚上市的毛豆、花生适合煮。毛豆煮的时间要短，高压锅“滋滋”发声后就可以关火，用自来水淋洗来快速降温，尽快出锅可以保持可爱的嫩绿色。煮花生要久一点，除了盐，不妨放一两个话梅。如果想把毛豆和花生煮在一起，就不适合用高压锅了，要用普通的锅，先煮花生再放毛豆，以保持相仿的口感。我老爸自己种的毛豆和花生，每次煮熟后，略带点甜味，不管是下酒，还是“白口”吃，我一个人就能干掉一大盆。

夏天里咸笋干可以派上大用场。和西红柿一起做汤，不用放油，咸鲜中略带酸味。或是和宁波人称之为淡菜的蛤贝一起煮，在水中先放笋干，水开后再放淡菜，不可久煮，否则淡菜就老了，影响口感。这个菜不放一滴油，也不放味精，甚至不用放盐，因为咸笋干里的盐分会析出来。汤色乳白，鲜味本真，简简单单，清清爽爽，而两种鲜味又融在一起，算是山珍和海味最便宜的结合。若是用来炖排骨或猪蹄，简单冲洗就行，也不用加盐，咸鲜结合。

凉拌菜也省事。单黄瓜就能做出不少花样来，北方人做得豪迈：不去皮，用刀平着把黄瓜拍碎、切段，加盐、醋、香油、蒜末、生抽拌匀即可。西红柿凉拌多是切开后拌白砂糖，是啤酒的下酒菜。紫甘蓝也可生拌，切丝后和黄瓜丝的做法差不多，也有脆脆的口感。有些蔬菜则是要焯水的，比如黑木耳、豆腐皮和长豆角，尤其是豆角要煮得时间长一点，否则容易引起食物中毒。黑木耳可以放醋醋，酸甜可开胃。切丝的豆腐皮烫熟后，和香菜一起拌，味道都不错。

天气热时，不妨偷点懒：

不煎不炒图省事，蒸煮凉拌过夏天。

小区28幢

又闷热，我岳母抱着他下楼。小区里有不少带小孩的老人，不知谁早就发现了有这么一个好去处，于是一帮人就一起汇集到了这个28幢，从此扎下了根。

炎炎酷暑，28幢仿佛是过滤掉了太阳热量而独自留住了光亮，凉丝丝的清风不知从哪个角落窜出来，在这四处通透的空间里逗留、盘旋或是冲撞一会儿，打个呼哨，倏忽又不见了踪影，隔一阵子又重新转悠回来，像个调皮的孩子。

通常是上午8点半以后，大人们忙完了家务事，就带上小孩以及水杯、零食、水果、玩具等出门下楼，往28幢慢慢悠悠地赶，陆续续续地，人员多了起来。小孩嬉戏打闹，大人聊天说地，间或还夹杂小孩呜咽哭泣、大人训斥管教，这份热闹、热烈一直要持续到10点半光景，随着各家回去做饭、吃饭，在一片嘈杂的“跟××拜拜”“××拜拜”声中，此地又恢复了幽静与空荡。

对于孩子来说，28幢最大的吸引力在于能够找到同龄人，找到他们自己的世界。这里的植物品类

算得上丰富，蝴蝶纷飞、蜻蜓点水、蜜蜂驻蕊、蚂蚁搬家，浅水里还有穿梭的细鱼小虾、吸壁的螺蛳、找妈妈的小蝌蚪，宛若浓缩了的自然界，孩子们的心灵、双手、感知觉、想象力在这里被唤醒、被打开，探索、发现着成人眼中司空见惯的奥秘。那份津津有味、不知疲倦的专注与投入每每让我羡慕不已。

人以群分，来这里想玩的孩子一般在6岁以下，以2—4岁的居多。上了小学的大孩子已不屑与小屁孩为伍，1岁左右的毛丫头也只能坐在童车上盯着那些已经能奔跑、会骑车、爱捉迷藏、爱大喊大叫的哥哥姐姐们在那边自由舒展。我不知道这些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的孩子们第一次面对各方面与自己相仿、可以平视的同类，心底会掠过怎样一种异样的感觉。他们仿佛从不同的星球无意间降临此处，而28幢提供了相互融合的平台，他们观望、他们走近、他们选择、他们试探着小心翼翼地开始交流互动，他们可以为了争抢一个玩具而动手动脚、你哭我喊，也能在大人的

引导下将自己的水果、零食与小朋友们分享。很重要的是，他们可能就是 在28幢找到人生中第一个好朋友，埋下了友谊的幼嫩种子以及电流般的情愫。儿子与东东的关系就是如此，很多时候他急着去28幢，只是为了见到东东，和他一起玩要。

领孩子的大人大多为外婆或奶奶，而且多半是从外地或乡下来帮衬儿子女儿抚养孙子外孙的。在陌生的城市，在甚少串门走动的套房式居住小区，28幢带给她们的其实也是类似给孩子们的那些东西。这里的自然清风让他们在城里也享受到农村老屋里略带潮冷的熟悉的穿堂风。他们努力说着口音浓重的生硬的普通话，与来自天南地北的同龄人搭话、攀谈，交流着各自的个人经历、养孩子的心得以及各种家长里短，有时刚好受了媳妇的气、挨了女婿的白眼或心存其他郁结，也能靠一帮老伙伴推心置腹的倾诉和劝慰顺过气来。

因为放暑假的缘故，我经常陪着儿子来到28幢，刚开始，我得一步不离开他，怕他摔倒，怕他磕着碰着，还得一会儿一会儿地喂他水和零食。随着他慢慢长大，找到了自己的好伙伴并且能够自娱自乐，我就可以坐在矮墙墩上，背靠柱子，捧一本书或是仰望湛蓝的天空，偶尔过一眼正玩在兴头上的孩子，一个个清凉惬意的夏日上午就这样悠然而过。



哪怕仅仅是一棵树，在一个地方呆得足够久，便是为自己赢得了一份尊严。

寒 石

这些天，我在操心一棵树，那树长得不是地方。

一棵树长哪里会让人操心？黄山、张家界悬崖峭壁上的那些树，没人为它们操心，吞云吐雾，映日沐雨，潇洒着呢。沙漠里的树，生长本身，已说明其生存不成问题。花盆里的树，涝时淹死，曝时渴死，全不由己，但好歹有人惦记、照看。树各有命，长哪儿都是它的命。

那是棵不知名的树，居然长在小区路口一家公司的围墙上。说长其实并不准确，严格地说是“贴”在小区路口高高的围墙上。那墙两米多高，是砖砌的混凝土墙，外面贴墙砖；每隔三四米砌有一个墩，到墙四分之三高度收起，墩顶与墙面间就形成了一个坡面，那树就贴在窄窄的坡面上。围墙下面是小区拥挤的通道，人们每天在这条通道上进出，车来人往，熙熙攘攘，像一条流淌的河。很少有人会留意，头顶上，一手之高处，长着一棵树。

我留意它很久了。十多年前，我们一家子刚到小区安家，我就留意到它：一簇高，一簇粗，斜斜地分出三个杈，各顶着几片稀稀落落的叶子。不知道它是怎么“贴”上去的，让人担心时时会掉下来。十几年间，它居然没见长，还是那几片叶子，还是瘦弱的身子骨。说来，它不长是对的，长了才怪呢。一截光滑溜溜的混凝土墙，没土扎根，没水润身；风带来的一些尘屑和雨天暂时的酩酊，成为它生存低至幽微的凭藉，那得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与忍耐力啊。想来，那窄窄的墩顶与墙体间应有条不易察觉的隙缝，却被那树苦苦寻觅的根须找到了，并紧紧地抓住，它才得以容身，在墙的半空探出片鄙薄的、却足以让人心动的绿来。

一棵树，要在一堵光滑溜溜的围墙上生存，有多不易！

有次，我与儿子经过树下，停下，仰脖，故意说：“奇怪，谁把树种墙上？”

“谁这么傻，会把树种墙上？”刚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看看树，看看



独 钓

史凤凰/摄影 赵淑萍/配诗

满天的风云，落在河面上。他在等，心无旁骛，等阴影下细微的颤动，等那不可预知的收获；心，只悬于那根钓竿。

碧绿的芦苇，在风中摇曳。你来了，来追溯千年大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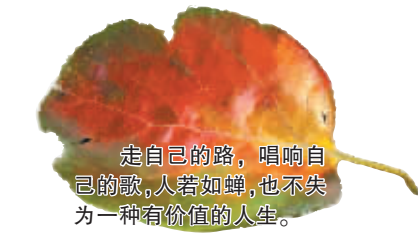
河的故事。斜阳行舟，明月古渡，菜声中是远去的历史。登上高处，在风云变幻间，你什么也不再想。那种苍茫和辽阔，让你的心瞬间倒空。

他独钓风云，逍遥坦荡于

天地间，却成为你光影里的一尾小鱼。

你在发现，用镜头捕捉别人的故事，自己，也融入光阴的故事。

亘古的，只有这云、这河——这天上、地下的水！



走自己的路，唱响自己的歌，人若如蝉，也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人生。

颜文祥

蝉，是夏天最有名的歌者。伴随着炎热，蝉用一生的热情，把盛夏唱得沸腾炽热、有声有色。

蝉总是踏着夏天的鼓点气势不凡地走进我们的视野。当蝉隐匿在树枝上亮出第一声欢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夏天的序幕已经开启。此时此刻，骄阳似火，万里晴空，毕业季的莘莘学子已经走出了菁菁校园，拥挤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五彩缤纷的裙衫，乡下的晒场上铺满了刚收割来的金黄稻谷，而在海边的沙滩上，翻卷的浪花总会打湿一个又一个浪漫的浪头。蝉在烈日下纵情欢唱，时而亢奋激昂，时而低沉婉转，一声声在树间萦绕回旋，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大型的交响乐。

蝉的家在树上。蝉与树相依相偎。而有树的地方，就有类生活的足迹，为此，蝉也一直与人类密切相关。对于蝉，有人喜之，称它立高枝、饮清露，率性纵情，乃高洁之士。如我们的祖

辈虞世南，这位唐朝赫赫有名的

书法家、文学家，就用一首《蝉》诗赞曰：“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同持此观点的还有另一位初唐诗人骆宾王，他用《在狱咏蝉》一诗借物抒情，写出了自己的壮志未酬：“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翁。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古往今来，蝉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色彩。“一闻愁意结，再听乡心起。渭上新蝉声，先听泪相似”。在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眼里，蝉是化不去的乡愁。“寒蝉凄切，对长亭晚”。在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笔下，蝉是伤感的代名词。“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在明朝诗人王籍的笔下，蝉又成了寂静的象征。在许多诗人看来，响彻于炎炎夏日的蝉鸣，就是自己心绪的一种表达。这正如大学问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那样：“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当然，对于蝉，也有人厌之，说它自命清高，我行我素，

本是苦夏时节，依然喋喋不休，聒噪不已，扰得避暑的人们心烦气躁。殊不知，蝉之所以在整个夏天纵情高歌，其实就是想证明自己的价值。科学研究发现，一只蝉从幼虫羽化成蝉，其幼虫通常会在地底蛰伏几年甚至十几年，如果承受不了这份煎熬，就会“胎死土中”，成为传说中营养价值极高的金蝉花。一旦穿越了这绵长修远而又痛苦等待，便破土而出飞上高枝。然而即便如此，它的寿命最长也只有60至70天。数年孤单又乏味的积累孕育才换来一夏的畅快飞翔，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指责它的话噪呢？“知了，知了……”这或许就是它们对生命的解读吧，蝉之所以不分早晚，不知疲倦地鼓翼而歌，尽情地向着人们展示生命的存在，我觉得，是因为它早已悟出了岁月的苦短，生命的来之不易，才如此争分夺秒地抓住转瞬即逝的光阴，展示自己，唱响自己！

走自己的路，唱响自己的歌，让别人去说吧，这就是蝉的选择！我想，“一事专注，便是动人；一生坚守，就是深邃。”人若如蝉，也不失为一种有志向、有价值的人生。



我愿醉在你的怀里，用隔世的寂寞与你缠绵。

林建聪

当我踏入这方土地，才真正明白，我们一直息息相关。

白洋湖

六月，柳树，湖水。驻足白洋湖的堤岸边，一阵清凉湿润的夏风瞬间裹住身躯。

极目处，群山苍莽，草木溢翠，清波激溢。

水做的鸣鹤呦，不经意间，就有水花跳跃的韵律轻轻唤醒耳朵。

白洋湖是恬静的，盈盈然于青山间。木板拼成的埠头泛着湿漉漉的光，搁浅的船只半偎在水中，还有那湖中七塔，似一幅画，画在了江南，画在了鸣鹤。

“空水无鹭，天色浮之莹。一碧依山远，薄岚含渐暝”，是谁在白洋湖畔留下了拳拳赤子爱国心？

秀丽的白洋湖，你是千年鸣鹤那潭最明媚的秋波，游子心头一首唱不绝的离骚曲。

金仙禅寺

黄色院墙，不高，依湖而迤。湖边垂柳依依。当一个寺院和一座湖泊相依为邻，一炷柱香火是否也会多一份清静之气？

推开千年古刹的红色墙门，是一处小隐隐于世的清静之地。古木参天，没有名利香火鼎盛的烟雾缭绕，也没有气势宏大的诵经声，偶见几个神情安然的和尚穿梭于佛堂厢房之间。有零散的香客在佛前跪拜，祈福。

阳光下的金仙禅寺悠然、祥和，是一个养心修性的静谧之地。真想，沿着湖畔听金仙寺的晨钟暮鼓，凭看千年朔风在水与禅间掀起的舞蹈。

墙上 一棵树

我，“应该是鸟种的。也有可能是风。”

“那就是鸟、风傻了。种哪儿也不该种墙上啊。”我继续引导。“我看是老爸你傻吧，”儿子乐了，“人家才不傻呢！鸟或风是无心插柳，才‘种’下这棵树的。”儿子喜欢自然，12岁的他已懂得不少植物知识。

一直说不出那树的名，后来我特意照了相，请教人，终于知道它叫谷树，也叫“穀树”，生命力极强，质柔而坚韧，乡里俗语“谷树扁担压死人”，说的就是这特性。谷树很古老，《诗经》里有“黄鸟，黄鸟，无集于穀，无啄我粟”；“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穀”句，其中的“穀”，就指谷树。

这棵谷树在墙上长了十多年。寒冬里，眼见它叶子黄了枯了，转年不经意间又抽出几枝新绿。酷暑天，热浪如炙，行道树、草的叶子都烤焦了，它的叶子干瘪失色，眼看就要撑不下去了。一场雨后，它又活了过来，精神抖擞。遇风潮天气，十几节的狂风裹挟着暴雨，每次眼看它要被从墙上扯下来，可每次都生生给顶了过去。它的生命就在一次次生死轮回中，一天天地挨了过来。十多年，大地上的任何一棵树都可能长成浓荫蔽日、高可参天，而它还是一簇高，一簇粗。它的生命似乎在这一高度定格。

树各有命。长哪儿，长多高、多久，都是它的命，包括墙上这一棵。我还觉得，哪怕仅仅是一棵树，在一个地方呆得足够久，便是为自己赢得了一份尊严，理应得到尊重。可我听说，那家公司很快就要拆迁，乡下的新厂房已经造好。公司要搬走，意味着不久这道墙也将不复存在。墙毁了，树怎么办？我知道，它是卑微的，既非古树也非名木，不足以让我们把这堵墙保护下来。我的意思是，这是一棵有故事的树，我们能不能给它一个继续活下去的机会？

我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每念及此，我时有要把它从那墙上拔下来种我家阳台花盆里的冲动。但是，我更清楚，这样做，无异于毁了它。且罢。

鸣鹤 印象

老街

老街老了，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妪，蹒跚在时光里。

窄窄的街弄，青青的石板，瘦瘦的光阴，穿过盛世繁华，碾过喧嚣凡音，旧在旧时光里。

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淡淡地水墨了古镇鸣鹤。是一首隽永的经典老歌，静静地轻吟在水乡岸边。

青色的院墙，粉墨着尘世芳华；弄堂寂寂处，是谁留下千古余声声唤？

我愿醉在你的怀里，用隔世的寂寞与你缠绵。

杜湖水库

山峰掩映，小屿零落，青树翠蔓。杜湖的美，落在每一处。

里杜湖的水清澈盈绿，在群峰山壑间如一块碧玉舒缓铺展，泛着深邃墨绿的光。水库依着这片群山逶迤，不添诗情，也增画意。

杜湖，清冽甘甜，真是清鹤落下的那滴泪？

坝堤高耸，八面来风。风似顽童，吹舞裙裾。原来心旷神怡是如此清快明目的感觉，粗糙的心安静得如湖底的那片碎瓷，一寐千年。

青瓷

怎会有如此翡翠般清幽的温润？怎会有如此不可亵玩的天青色？

是那千千万万的碎片拼凑起了你原来的模样？还是那湖与瓷的千年无语唤醒了这一场绝世繁华？

多少潮起潮落，多少孤独静寐，随着那一声清脆的鹤鸣，“文明碎片”悄然糅合。越窑青瓷，一个多么辉煌的名字。千年以后，在一个叫鸣鹤，叫杜湖的地方，再一次发出炫目光！